炎興下帙六十九

起紹興六年正月盡九月

紹興六年正月車駕駐蹕臨安府

張浚出視師

行狀曰以虜改作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不敢甯處於朝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卽許焉卽張榜聲豫僭逆之罪以是月中旬啟行公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殽澠間則楚不敢犯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

之議其後不敢越踰而深入也故太原未陷則粘罕改作尼堪之兵不復濟河亦此耳議者多以前後空闕虜改作敵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爲可安乎既以此告於上又以此言於同列惟上深以公言爲然至江上會諸帥議事令韓世忠據楚州以圖淮揚劉光世屯合肥以招淮北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令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佐俊命岳飛屯襄陽以窺中原形勢既立國威大振上遣使賜公御書裴度傳以示至意公於諸將尤稱韓世忠之忠勇岳飛之沉鷙可依以大事世忠在楚州時入僞地叛賊頗聚兵世忠渡淮擊敗之直引兵至淮陽而還士氣百倍上手賜書公曰世忠獲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中外忻悅每患世忠發憤直前奮身不顧今乃審擇利便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宜明審虛實徐爲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改作敵枝梧不下以逸待勞時飛母死扶護還廬山公乞御筆敦趣其行飛奉詔歸屯○舊校云賜岳飛御筆曰三年之喪古今之通禮也卿口終天年連請守制者經也然國事多艱之秋正人臣幹蠱之日反經行權以墨縗視事古人亦嘗行之不獨卿始何必過奏之耶目命練兵襄陽以窺中原乃卿素志諸將正在矢師效力卿口口一日離軍當以恢復爲口盡孝於忠更爲所難

卿其勉之紹興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皇帝書賜岳飛
右御筆墨蹟今藏岳氏裔孫湘庭家文藻嘗見之因
錄其文
附於此公又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爲中興根本
且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
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號召遠近
係中原之心奏請車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以圖
恢復
二月諸路安撫使兼營田使
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
折彥質自兵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無所建明備
員而已

十二日庚戌尚書左司員外郎范直方川陝宣諭幷撫
問吳玠一行將士
命范直方幷依紹興二年諸路宣諭已將指揮仍令
條具數內一項勘會前紹興二年諸路宣諭官被奉
聖旨檢察諸令平反刑獄觀風問俗宣布德意仍降
親筆手詔及令閣門先次引見上面授聖訓幷給賜
御札歷子採訪聞逐路見任官廉汗能否書上歷子
薦列以聞直方今來宣諭川陝撫問吳玠一行將士
幷合遵依逐官已得指揮幷降詔書御札歷子別作
施行有旨四川監司帥臣吳玠軍前幷令學士院降

詔其逐路州軍仰宣諭司騰寫項下內席益吳玠別
降口宣
賜川陝宣撫處置使司詔○舊校云是詔沈與求撰
朕紹國丕基遭時多難飭戎車於江左爲懷經畧之
圖列將閫於關中欲存根本之勢豈於强國專逞淫
威敵勁弗支兵挐未解嗟昊天之不弔宜悔禍於我
家憫赤子之無辜重流毒於茲土寡德所致悼心何
言賴我股肱之臣總護爪牙之任一戰克捷羣醜殲
夷改作諸路悉平王靈由是復加士氣於焉再振然念興師
累歲戰鬬一方被夷狄改作敵國之係纍甯無淪陷之黨

思祖宗之涵養豈有背叛之心憑陵使然蹭蹬至此
儻存疑阻殊咈招俠將束身而欲歸或懼刑誅之慘
比復業而奠處或憂賦役之煩或立效而褒賞未加
或負才而祿秩未稱疾苦無告愁恨何聊仄席以思
當饋而歎於是下哀痛之詔布至意以昭宣施曠蕩
之恩洗庶辜而拂拭沿邊將士應陷番人改作北庭非抗
王師及侵掠入寇者並不得誅殺虜改作敵騎憑陵之
際陷沒州縣官吏將士軍民皆緣事力不能捍禦致
有脅從或遭驅虜至今困居本土或旅寓遠邊實爲
殘破無曰背叛陷番此二字改作被陷之人有能立功來歸者

仰沿邊帥守保舉申宣撫司一面旌擢優賞其次雖
未能立功而心在本朝有意懷來者各以元舊官職
任使兵級弓箭手依舊職名收管民兵願歸業者聽
其閒才力可用特與拔擢或有以前罪犯懷疑自危
一切原貸或先曾立功未曾推賞即特與推賞因陷
番改作邊廢業失所者寬其租賦免其征役非緣道路
不通號令擁隔致遠方之民疾苦無所赴訴專委宣
撫司講究措置並從寬恤遍下諸處官司施行咨爾
有眾咸識朕心各堅奮勵之誠亟臻休息之效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賜吳玠王彥閔師古獎諭敕書○舊校云是詔沈與求撰

朕乘歷運之中微屬方隅之多故兵塵數起邊堠屢
驚永懷秦雍之區久罹夷狄改作干戈之禍暴骨滿野連
城爲墟興言痛心引望流涕式資驍銳之將屏改作掃
此腥羶改作欃槍庶使創殘之民脫於塗炭卿世家隴右
氣稟山西攄忠憤於胸中殫威稜於塞外運奇合變
並施九拒之謀鼓勇爭先悉用萬全之畧潛軍一舉
並騎四馳折虜改作敵勢於方驕激士心而復振茲爲
社稷之衞良慰拊髀之思然念歲月栖遲風霜偃薄
勤勤雖由於爾力咎責實歸於朕躬更奮鷹揚益殲

蟻眾尅復疆土撫定黎甿赤囊之捷累傳功既存於
廟祏丹書之誓永固福自及於子孫各堅乃志朕訓
是欽

十六日甲寅岳超及金人戰於宿遷縣

韓世忠欲攻淮揚軍既到宿遷縣點選統制岳超統
將佐親隨共二百人爲硬探時淮陽亦知世忠進兵
金人知軍賈舍人都統阿里也改作額哩貢遣八十騎來
宿遷縣硬探與超等相遇於中途眾皆以本來硬探
不可迎戰當復回超曰遇敵不戰何以空回金人已
鳴鼓超乃率眾衝入虜改作敵陣出而復入者數回金
人乃退超等亦回有中傷者數十人然無一落陣者

十七日乙卯韓世忠敗金人於宿遷縣擒其將牙合孛
菫改作雅格貝勒

韓世忠欲進趨淮陽軍城下令呼延通攔前而世忠
獨馳一騎使一把雪執信字旗隨之一把雪者其兵
之曹號蓋趫捷善走之人也令諸軍馬兵繼進見信
旗止則止見信旗麾則俱進步兵又次之通行二三
十里遇金人而止世忠於二三里間乘高陂以望通
軍約三里許見信旗止通馳至陣前請戰金人出猛
將曰牙合孛菫改作雅格貝勒呼令通解甲投拜通曰我乃

呼延通也我祖呼延太保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
會誓不與契丹俱生況（改作今）爾女眞小醜（刪此四字）侵我
王界我豈與爾俱生乎卽持槍刺牙合孛堇牙合孛
堇與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仗並馬以手相擊各
抱持不相捨去陣已遠於是皆墜馬於坑坎中兩陣
皆不知牙合孛堇（改作格貝勒）取箆刀刺通之腋流血通
溺牙合孛堇（改作格貝勒）之喉氣欲絶而就擒得官軍百
餘相會遂同金人退去世忠大喜是時諸軍見信字
旗久立不動統制皆率衆以進世忠曰吾旗未曾麾
何以輕進違吾之令當行軍法諸統制曰立陣移時

信旗不麾戰士氣銳欲盡命致敵違令之罪實不敢
逃世忠猶責數十人以示行法
馬擴爲沿河制置使
馬擴在鎮江措置事務也正月都督府劄子發遣馬
將帶吳錫一軍並所部人馬赴行在二月爲沿海制
置使駐軍明州
十八日丙寅韓世忠圍淮陽軍
韓世忠既獲牙合孛堇（改作格貝勒）遂率諸軍至淮陽軍
城下城守甚嚴城中街衢亦障合以防克敵弓矢淮
陽軍舉烽報急是時金人有令受圍一日則舉一炬

自夜至曉不滅受圍二日則舉二炬凡圍六日舉六
炬第七日救兵到世忠遂同軍
李綱來朝
劉光輔圍光州僞知州許閎約以城降
王彥保康軍承宣使京西南路安撫使兼知襄陽府
王彥除京西安撫是時岳飛爲京西湖北安撫使當
受飛節制彥昔爲招撫使都統制新鄉之役飛違節
度彥欲斬而恕之以此引嫌辭免不赴
三月韓世忠加少保武寧安化軍節度使淮東宣撫處
置使軍楚州

岳飛加檢校少保武勝宣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
使軍襄陽府○舊校云宋史作爲宣撫副使
吳玠加檢校少師保平靜難軍節度使川陝宣撫使軍
興州
四月韓世忠加少保及金人戰於淮陽軍
是役也韓世忠請援於張浚浚不從故王師不克而
退
二十七日甲子賜韓世忠揚武翊運功臣
鄜瓊克劉龍城
僞齊劉豫以兵攻劉龍城將窺淮西劉光世遣統制

官屬瓊襲破之盡俘其眾而還光世以功加保靜節鉞

五月二日己巳高世則感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楊沂中來朝

二十三日庚寅劉光世加保靜武甯軍節度使張俊加崇信奉甯軍節度使以寵其召張俊屯盱眙軍盱眙軍改授崇信奉甯軍節度使以寵其行幷命盱眙軍依山築城右僕射張浚建議也左僕射趙鼎深不悅之嘗覽地圖而歎曰德遠誤矣雖不爲資敵之具然當念勞人也是役也興於戚夏版築於山之頂自下運土而上者皆有日課人不堪其勞又望青採斫數十里閒竹木皆盡民亦苦之劇掘新舊塚墓莫知其數有一塚舊傳爲桑相公墳發既徹有骷髏尚存長僅二尺人乃知其爲桑維翰也城成無水可守亦無樵採築城之際僞齊有人馬三百餘蹈泗州之境臨淮佇觀移時而去

六月楊沂中進軍泗州張俊進軍盱眙縣劉光世進軍廬州

七月劉光世收復壽春縣

八月岳飛克鎮汝軍商虢二州

是役也僞汝軍薛亨素號驍勇岳飛以牛皐當之皐
請生擒以獻果獲亨以歸飛大奇之
岳飛復西京長水縣
秦檜爲行營留守孟庾行營副留守
秦檜爲行營留守張浚薦之也初檜與孟庾皆除行
營留守而同爲觀文殿學士庾以先除欲居檜之上
檜曰檜嘗爲宰相公參政知樞密院事而已檜宜居
上爭之不定奏取旨乃以庾爲副
王彥行營前護軍副都統制
王彥自京南而下也至鎮江丁母憂乞解官持服詔
不允取赴行在賜金帶象笏除兩浙西路淮南東路
沿海制置副使措置防守海道畢除行營前護副軍
都統制
九月劉豫入寇
劉豫以僞殿前太尉開封尹許青臣權大總管府事
以子麟領行臺尚書令馮長甯行臺戶部侍郎行軍
參議李鄴行臺右丞簽鄉軍二十萬號七十萬三路
南寇東路由渦口犯定遠趨宣化以姪劉猊統之一
路由壽春犯合肥子麟統之一路自洛蔡之光州寇
六安孔彥舟統之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九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九校勘記

每思世忠發憤直前　思誤作患　二月召諸路安撫使兼營田使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　此係一條誤作另行脫召字　舊歷子見別作施行　脫舊歷子三字見字　謄寫行下　謄誤作謄行誤作頂　豈虞强國　虞誤作於　昨緣道路不通　昨誤作非　幷施九地之謀　地誤作拒　吳玠加檢校少保　保誤作少師　四月韓世忠加少保　保三字衍　除行營前護軍副都統制　副誤在軍上

炎興下帙七十

起紹興六年九月八日癸酉盡十二月五日戊戌

八日癸酉車駕幸平江府

十日乙亥韓世忠來朝

王庶知荆南府荆湖北路經畧安撫使

王庶被召出川至鎮江府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鄂州有旨候奏事畢之任五月復封顯謨閣待制未至鄂改知荆南府湖北路經畧安撫使至是到官治事

岳飛退軍鄂州

二十九日甲午劉豫入寇張浚至建康府督戰
張浚行狀曰公渡江撫淮上諸屯時遣人自燕山回聞徽宗不豫又聞欽宗所貽虜酋（改作金人）書奏曰臣近得北信不禁臣子痛切憤激之情仰惟陛下處天子之尊遭父兄之變聖懷惻怛慟切於中固不止坐薪嘗膽也時張俊軍已進屯盱眙三帥鼎立而岳飛遣兵入僞地直至蔡州焚其積聚時有俘獲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上以九月一日進發至平江公又請先行至江上諜探叛賊（改作敵情）及劉豫姪猊挾虜（此字改作）金人來寇（改作）前來公既行而遷徙不一公至江上知來爲寇者實劉麟兄弟豫封麟淮西王兵凡六萬人寇已渡淮涉南歷壽春逼合肥公奏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今士氣甚振可得立勝若一有退則大事去矣上手詔曰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問於卿今覽卿奏措置方畧審料敵情條理明甚非卿識見高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於是詔下諸將始爲戰計

侍御史魏矼奏劄論不當講和
臣伏覩魏良臣王繪歸自淮甸亦有虜酋（改作金人）文字事意曲折不得與聞於傳記有曰前車覆轍後車之戒又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靖康初虜（改作敵）騎既

退大臣偷安無復注意軍事故時有不理會防秋郤理會春秋等語北虜（改作兵）再入河朔便遣王倫議和優游不決繼邀索五輅又復聚議經時迄以輿輅未渡河而遊騎已次濬州故虜（改作敵）常語人曰所以索輅求車者且令南朝爭議一兩月耳今者陛下奮發英斷親御戎車諸將競趨江上鬬志日銳而陛下復大開言路包容狂直凡非軍旅之事一切停罷宸算素定施設措置犁然當於人心臣仰料天意亦須助順攘戎狄（改作削潛僞）而復侵疆實係此舉願自睿斷立罷講和二字況朝廷前此三遣和使而大金既有報

聘禮意周旋信言可考頃復專使尋好未有釁隙茲乃僞劉父子巧造兵端謀窺郊甸初無和意使人未見國相報書來自近甸此而可信覆轍未遠今大兵坐扼天險而令援師艤舟上流精銳無慮十萬彼僞劉挾虜（改作金）爲重其軍本吾赤子人心向背久當自攜持重以待之輕兵以擾之吾計得矣昔曹操降劉琮得其水軍人船合八十萬徑下江陵吳之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

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不如迎之獨周瑜曰不然操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其舍鞍馬伏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蒿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肓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遂引兵與劉備幷力以逆操敗之赤壁今劉豫挾虜改作金以叛視操孰順近日虜改作金眾深入澤國視操孰強而岳飛在江西吳玠在秦隴形勢又孰得更欲聽其詭計摧喪士氣坐以受其弊非臣所喻也昔辛垣衍說趙帝秦魯仲連折之有曰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秦軍聞之爲郤五十里臣久誦斯語不勝憤懣惟陛下爲宗社生靈之重仰順天意俯從人欲飭勵諸將力圖攻守庶有再造之期臣區區識慮蓋止於此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而裁決之

十月四日戊戌王德鄜瓊趙買臣敗劉豫於安豐縣是夜知壽春府孫暉又敗劉豫於芍陂

僞齊大舉其眾侵犯淮甸有吞併江淮之志劉光世命王德鄜瓊等出淮西以逆之由安豐擢崔皋於霍

邱潰賈澤於正陽敗王遇於軍前於是賊之氣已挫矣

八日壬寅楊沂中張宗顔王偉吳錫敗劉猊於定遠縣劉豫使姪猊自渦口渡淮入定遠是時殿帥楊沂中被命聽張俊節制俊乃分遣沂中及統制張宗顔王偉吳錫等禦之至定遠與賊遇王師力戰猊敗擒其將李亨等

十一日乙巳劉麟寇廬州聞劉猊敗退走

都督張浚約淮南西路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軍於廬州光世聞麟入寇其勢甚熾密申宰相趙鼎乞降樞密院指揮退保太平州簽書樞密折彦質助爲之請遂檄光世退軍浚聞之大怒遣向子諲等督光世復還廬州麟以僞齊兵十萬犯廬州知劉猊先敗遂退走先是上親札付王德曰卿宜竭力協濟事功副朕平日眷待之意故光世命德追擊至壽春縣而還橫屍屬道有赴淝水而死者德受相州觀察使制曰茲屬逆雛之猖獗首提銳旅以蕩攘又曰凡蠭屯而蟻聚咸電埽而風驅是役也僞齊失運車七千輛船七百餘隻歸正亡没散去者大半喪器甲僞交鈔告敕軍需金銀犒賞之物不可勝計

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爲資政殿大學士知明州
沈與求爲參知政事時督府治兵欲大舉與求弗預
聞與求曰此大事也豈可身居近輔而獨不與哉數
上疏求去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明州疏再上改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
十九日癸丑張俊楊沂中攻壽春府不克而還
王彥至行在
王彥以新除行營前護副軍統制至行在也
十一月張浚還闕
浚行狀曰是時劉豫令卿兵僞服胡改作金服於河南

諸州十百爲羣由此聞者皆言處處有虜改作金兵豫又
張大聲勢於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十月
楊沂中抵濠州劉光世駐軍廬州與沂中接連相應
劉猊分麟兵之半攻沂中沂中大破猊於藕塘降殺
無遺猊僅以身免劉麟拔柵遁走公上奏車駕宜乘時
早幸江上上賜手書曰賊豫阻兵梟雛犯順夾淮而
陣侵壽及濠卿獎率師旅分布要害臨敵益勇仗義
直前箕張翼舒風馳電埽遂使豪渠宵遁同惡自焚
觀草木以成兵委溝壑而不顧昔周瑜赤壁之舉談
笑而成謝安淝水之師指揮而定得賢之效與古何

殊寤寐忠勤不忘嘉歎公還至平江府隨班朝見上
曰卻賊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惶懼乞去
十二月五日戊戌韓世忠敗金人於淮陽軍
趙鼎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
趙性之中興遺史曰劉豫兵馬遁走張浚獨對乞乘
勝取河南擒劉豫父子及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
爲大帥請罷之上問曾與趙鼎議否曰未也上曰可
與趙鼎議之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劉豫凡上
肉耳然劉豫嘗倚金人爲重輕不知擒滅劉豫得河
南故地可保金人不侵乎如其侵入何以禦之且

劉光世軍下統制將轄士校多出其門若無故罷之
恐士卒懼而不安浚不悅浚見上請幸建康鼎諫未
便遂罷鼎宰相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安撫
浙東
張浚行狀曰公未至平江府時趙鼎等以議回蹕臨
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曰獲聞聖訓惟是車駕進止
一事利害至大天下之事不唱則不起不爲則不成
今四海之心兆民之念孰不思戀王室叛虜相刼此四字改作而逆豫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
陛下再造士氣從之而漸振民心因之而稍固正當

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
敢懷偷安苟且之心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
六飛儻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
弱異日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爲深信而不疑者哉彼
知朝廷姑以此爲避地之計實無意於綱維天下故
也議者不過曰秋冬有警車駕難於遠避夫軍旅同
心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又不過曰當秋而
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絕彼窺伺爲此論者特可紓
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使年年爲之人皆習熟謂我
不競難乎其立國矣陛下欲深居臨安亦豈能安乎

上翻然從其計十二月趙鼎遂知紹興府
折彥質罷樞密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劉光世在廬州乞退軍太平州也以書懇趙鼎及彥
質而得之至是臺諫論列乃罷彥質簽書樞密提舉
宮觀
張俊加少保鎮洮崇信奉甯軍節度使楊沂中加保成
軍節度使
張俊楊沂中以長樂鎮之功受賞故有是命長樂鎮
地名李家灣者是也上親筆詔賜俊其畧曰卿議論
持重深達敵情兼聞挽强之士多至數萬人卿等報

國如此朕復何慮又曰卿所部士卒精銳爲諸軍冠聞之深慰平昔內外之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

邵隆復知商州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校勘記

諜探叛賊各軍脫各軍二字　而遷徙不定定誤作一　卻理會春秋等謠謠誤作語　其舍鞍馬仗舟楫仗誤作伏　歸士亡沒士誤作正　喪器甲僞文鈔告敕文誤作交　趙甡之誤作性之

炎興下帙七十一

起紹興七年正月一日癸亥盡十五日丁丑

紹興七年正月一日癸亥朔車駕駐蹕平江府下移駐建康府詔

詔曰朕獲纘不圖行將一紀每念多故惕然於心昨以盛秋載親戎乘露居於野率示四方屬叛逆之來侵幸以時而克定念兩宮征駕未還於殊俗列聖陵寢尚隔於妖氛黎元多艱兵革靡息是惟厥咎在予一人其敢即安彌忘大業思鼓士氣以恢遠猷惟黃

帝以上聖之君無常居之位周王當平治之日有於邁之師朕於斯時敢替前軌將乘春律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邇俾迪朕懷

十五日丁丑詔賜李綱等詔

敕李綱等比以逆臣嘯亂反易天常陰導敵人提兵南向朕親乘戎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輕兵所向奏功俘馘係道虜改作敵勢既屈潛師遁逃念茲彼敵之初圖爲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爲朕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備守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可悉條具來上朕將屈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閒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欽哉嘉猷冀聞確論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春寒卿好遣書指不多及

李丞相綱對曰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賊改作兵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會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闊疏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畧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幸

甚臣竊以僭逆之臣仗強捍之虜改作敵提兵南向俶擾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閒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虜改作敵氣挫屈潛師遁逃此蓋陛下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誠為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所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改作敵騎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慮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刪此四字改作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狂寇改作僞孽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臣謹采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不然譬如弈棋先當自生乃可殺舉之計臣竊以謂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衡光武先保河內故能出征盡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東向以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儻不先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費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

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議者又爲賊馬改作金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爲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譬如弈棋舍局心而就邊角迫蹙褊小寖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崤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可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爲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況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則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藩籬夫淮南荆襄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能保守江左者以强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開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爲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

邊朝廷應付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
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
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改作敵來則大帥
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
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
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州縣上連
下接自爲防守則賊馬改作敵騎雖多豈敢輕犯改作至近
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
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
欲爲守備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

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帥屯兵於江
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爾設若使之渡江葺理淮
南以爲守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
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
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
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
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
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克捷制勝因利乘便
收京畿復故都以戡大憝此事雖似落落難合然在
陛下聖志先定於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

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兵戰之間因敵取勝臨事治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臣竊願以爲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閒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機會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此未足爲恨也臣竊覩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爲固選將練卒勵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

僭逆之臣可正蕞街之誅强悍之虜改作敵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之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此皆澤國褊狹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建康自昔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以容萬乘六朝以來更都之地今鑾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漕運貯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爲便者以

點虜（改作北敵）之勢爲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
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朝廷之力未能
保覆之故數路之民困於重斂傷於慘刑而不能以
自歸儻淮南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
威振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作外援
爲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撫循來歸者
給田土內應者與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
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劉豫簽軍皆不殺而優恤
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秩可爲得策更願力爲
自强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

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
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
康守臣修宮闕治城壁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模
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過因陋就簡諸事
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於儉然宮闕制度亦
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情不恐有官府然後政
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
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當先者也緩懷
之畧則臣願先爲自强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赤
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常一日忘宋哉特制於

綏懷之畧所當先者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概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者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疏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況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旨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忿感懼交中進退惟谷雖然

陛下當艱危多難之秋詔臣子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罪大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馭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積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未足以成中興之業則羣臣誤之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大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立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固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

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畧忽有擾攘之故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而退以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安取如此大概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萬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閒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犯霜露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爲長久之計天步益艱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

天啟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徼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改作逆臣悍虜改作敵舉數十萬眾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改作渠魁而天威所臨亦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概可觀矣今賊馬改作僞齊雖退而虜改作敵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路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使我罷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卻敵之初圖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爲陛下深思所以爲善後之策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爲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

奕棋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棋之置子乃可得志臣
請試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有勝兵而
爲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
哉黃屋所臨人心自效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
功至漢高既得天下擊諱王信陳豨黥布未常不親行
光武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
朝藝祖太宗定維揚下澤潞取河東皆躬御戎輅眞
廟亦有澶淵之幸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勤勞
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
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

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
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有虜改作敵騎南牧
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使萬乘冒風
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
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
賊來禦之候時而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之
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願勿
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
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旣深終無講好
修睦之理故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

幣而卻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卻之此何可往假道於
僭逆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
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何如而我方且卑辭重
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
使輕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不可從之事制我
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攘也非
特如此於吾自強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
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
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眞不悟哉聊復用此以
僥倖萬一而已至於邀請二聖如侯生之歸太公則
當在攻戰既勝國勢既強之後今無益也臣願陛下
自今以往姑罷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定然後擇
所當爲一切以至誠之意爲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
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
有爲乃議大舉則雖兵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
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
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
今國家遠有強盛之黠虜（改作北敵）近有僭僞之逆臣所
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
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
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有逆臣強虜（改作北敵）
不足憂此特陛下方寸閒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
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
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以信任輔弼
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必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
與有爲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
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
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
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

衆以圖任股肱之臣遂得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
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
小人得以閒之則君臣之美垂譽無窮昔高祖始終
任蕭何太宗始終用房杜故能戡定禍亂卒致太平
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
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況欲恢復天下者乎魏
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
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
者未必有過舉而鄭公以爲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相
與無志誠之意而惟嫌疑之避不足以建興邦之大

業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之任專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一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一校勘記

要郡州縣上連下接（脫要郡二字）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誤作而兵戰之間因敵取勝臨事治度者）萬乘之居之應作所惟陛下幸察（脫幸察二字）臣竊歎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脫臣竊歎三字　初不得其要領（領誤作約）必有勝兵（一作必以兵勝）且猶卻之如此何況假道於僭逆之賊來則禦則禦作禦之）候時而奮因以光復祖宗之大業誤作候時而復祖宗之大業　且猶卻之如此何況假道於僭逆之國誤作此何可往假道於僭逆之國　其措意爲何如（脫爲字）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原脫此二十六字應在至於邀請二聖之上）此二說者已定（脫者字已字）

然後擇所當爲者脫者字　此特在陛下方寸閒耳脫在字　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脫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十字　惟嫌疑之爲避脫爲字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何謂公選人材夫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爲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循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於艱難若爲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瑰奇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唐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亦有裴度武宗亦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才佐大有爲之主參翊左右以成大業古

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爲小人所忌嫉或中之於閨睞或指之以朋黨或誣之以大惡或謫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惟恃主之明爲能察小人之情僞而辨其臣之無辜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杜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才多矣世之所許以爲正人端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藝願爲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乎洪範

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爲至公之累惟以道爲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亡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葉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人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愼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常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能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

故也管仲雖仇齊侯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況
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
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
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爲表裏者也士風醇厚則
議論正議論正則是非明賞罰功罪當則人心服若
反此者舉措所以失宜而浸弱也晉之士風尚浮虛
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幷起而有五戎亂
華改作劉曜石勒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之前何其士風之醇
厚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邪說利
口足以感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士風

皆持正論爲朝廷長慮卻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
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奸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
可誅賴國家寬仁祖從竄逐其後士風遞相仿傚顚
倒是非變亂黑白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
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
始知元祐羣臣之忠憂贍官秩錄用子孫然亦何補
向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戮之冤國家有治安之
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
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事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
大譽則大進小詆則小遷翕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

也陛下得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强敵於關陝浚雖忠以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加繩詆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以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也多矣借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之辯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朝廷設耳目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事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刑

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大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實其情以正典刑不宜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也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醇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夫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模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造大厦堂室奥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至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規模先定而後積累以收成效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

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一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讎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規模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逮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强悍之虜敵作之所陵侮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爲規模者凡所施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騷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時不可失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蔑以爲矣此時之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則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

當於未奔騰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時之用渴而穿井鬬而鑄兵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臣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祐之猶之農夫盡其穡蓑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啟運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卻遂有淝水之功而延東晉之祚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卽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大功可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

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故孔子之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嘗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心恐懼修省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變災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雨而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祐陛下丁甯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

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熒惑退舍太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故養士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惟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浙荆淮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

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改過之道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切切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近降親征詔書深悔續成之後措置之失謂盛德之舉矣然則今日措置安可復蹈前日之轍臣今所陳皆改轍前日之道。舊校云梁溪集作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

耶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聖裁矣夫以聖祖二百年之基業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閒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室中興吉甫顯允方叔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左右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故能內修政事删此二字外攘夷狄删此二字復文武之境土陛下所當深法考周室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資荷陛下非常特達

之知六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於等倫以志廣材疏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懷愧惕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匆莞之言久不敢達近者邊報警戒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聽昔太宗謂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威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鄭公之敢言然展盡底

蘊亦思慮之所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況臣自經患難衰病交攻常懼先犬馬塡溝壑無所仰報盛德之萬一今者獲奉明問得攄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惟陛下哀憐赦其愚直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恐汗待罪之至

謝表臣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旨令臣條具邊防利害來上臣已遵稟廑訓具狀奏聞者十載倦游屏居海上數行溫詔來自日邊凡清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恩輝所逮報稱爲難竊以詢於芻蕘帝王之聖德

之奏冀塵乙夜之觀贛直不移僅同汲黯之妄發疏
通知體豈數賈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明
容之大度赦其狂瞽博招可績之謀用以設施大啟
中興之運則臣繼此有得敢忘上陳海岳深高豈賴
涓塵之助日月清照但傾葵藿之心

秦丞相檜曰靖康以來和戰之說紛紛然言戰者專
欲交兵而彼已之勢未必便言和者專事懇請而軍
旅之氣因以阻皆非至當之畫為國者自有正理不
必以虛張為強亦不必以力弱為怯宋襄圖霸而兵
敗齊湣稱帝而國破虛張惡足為強哉孔子以魯抗

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秦思黃髮而霸業成漢屈羣
材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風皇帝陛下慨國步
之多艱懲前謀之未淑時乘戎輅躬總六師文帝幸
亞夫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讋戎羌肆
於卻敵之初圖為善後之策特頒明詔俯訪舊臣丁
甯胥訓之辭若恭承黼坐之側咨諏當世之務如親
顧草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畫奇吐策宜
得良平之臣臣曩以菲才嘗叨近輔學術泥古識慮
濶疏憂患熏心志氣彫落夫何冀啟寡聞之陋亦與
詢謀采擇之閒謹已審察事機條陳利害亟上阜囊

齊而侵疆以復子產以鄭介晉楚而國猶大競力弱何必太怯哉若湯以犧牲遺葛伯文王以西伯事昆夷未嘗虛張也爲其殺一童子而征葛終以一天下爲政不獲於上帝而伐崇終以致昆夷之喙未嘗太怯也其後漢高帝出關曰吾欲復三秦故地而止耳何嘗曰我必强盛哉滎陽成皐之閒百戰不休何嘗曰我不復振哉又如光武唐太宗戡定羣盜鎮撫四夷（改作中外）時强時弱度議定計約畧相若國家自金虜（改作人）入寇之初但當與契丹故地廟堂太怯遽以三鎮許之三鎮不肯爲夷狄（此三字改作淪敵）雖欲割棄而不

可是太怯之過也其後虜（改作金）人退師亦頗欲舍三鎮而要厚賂廟堂謀之不審乃結契丹之叛臣爲金人腹心者欲與合謀又潛檄邊臣掩殺割地官以變前議聲雖甚美實無成功是虛張之過也臣頃歸朝廷妄進狂瞽令劉光世通書虜酋（改作金人）說其利害以爲得地則歸（下添逆字）豫失亡則在虜（此字改作北軍）卽蒙陛下聽納施行不旋踵虜（改作金）果退師豫邀之東平百端說誘虜（改作金）言候兒孫長大與你圖此臣恭聞陛下宣諭以爲得之北來人臣益知不必虛張也繼海州擒獲漢兒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嘗妄議俾攜酋長

删此二字書歸諭以立國之體當明順逆助豫則叛者得利金國何以統眾款本朝則河南之地自非金國所欲若淵聖所割河朔既立有盟約豈敢睥睨又明言不當留朝廷所遣信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書縱益恭北還旋有所留一二使人來歸後所遣使始不拘留臣益知事有正理不必太怯也今者賊豫陰導虜改作北人提兵南向在朝廷當以正理處之蓋不討賊豫則無以爲國不安慰狂虜改作金人則逆賊未易討前此不欲輕發兵端故隱忍以待釁又賊豫啟之我欲乘機以舉則處以正理不可失也自古兩國相敵

力強者驕不足深較樊噲憤匈奴侮慢欲以十萬眾橫行其國季布折之此其威强之時況今勢有未便臣前奏乞安慰狂虜改作金人當用所獲虜人令諸將通其酋長此二字改作帥書明言止欲討叛而不敢輕犯大國蓋知虛張之無益也自古立國必明君臣之義陳恆作亂孔子請討此齊國之亂臣而魯不容況賊豫我故臣子不討則三綱大淪何以爲國臣前具奏乞征討賊豫當檄數其罪而陽推虜改作金人以紓其締交之計作我士氣而沮彼賊眾蓋知討叛之不必太怯也虜改作金人立豫諸酋改作其下皆不以爲是其以爲是

者意欲保河朔用豫以爲捍蔽耳河南之地虜改作金
人非必爭得河南已復中原之大半徐議河朔猶當
以二聖爲請臣前奏亦已畧言其故蒙陛下採擇則
順逆之勢一分人百其勇是爲攻戰之利界在夾河
諸軍分處南北譬若藩籬宏遠堂室以安是爲守備
之宜因所獲虜人厚拊存之彼各識所屬酋長删此二字
之意改作帥分遣書詞不至差殊則是爲措置之方使
虜改作金知朝廷志在討叛而義不得已彼豫眾亦知朝
廷但誅首惡而脅從罔治則是爲綏懷之畧若乃器
械之良竊軍食之困匱裨校之才否山川之險夷則

有司之事將帥之職父老知之臣不敢臆說也迂疏
無所知識惟聖明裁察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二終

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脫治天下）十二字明之主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脫此措至此三十九字）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脫寢微二字措置誤作舉措）足以惑人主之聽（惑誤作感）然亦何補於事（脫於事二字）臣觀近年（脫臣字）事須覈實（事一作亦）必考其實而察其情（誤作必考實其情）不宜兩置而不問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脫兩字）

惟勤脫臣聞至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
此十四字脫孟子至則
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脫天十九字而欲責成功
於天脫成字以能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誤作以能寅畏其心
恐懼修省也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脫氣息至此八字
漢屈羣策策誤作材豈數賈生之能言數應作類悉不拘留
悉誤作始

炎興下帙七十三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汪丞相伯彥奏對臣謹奉明詔而言曰蓋聞舜好問
而爲五帝之盛帝湯好問而爲三王之顯王後之取
威定霸以成帝王之業者莫不皆有諮訪如漢祖賴
良平之謀而創漢業光武用寇鄧之策而成中興孫
權用周瑜之策遂摧曹操而拓有荊州蜀先主用諸
葛之謀遂併劉璋而控有西蜀魏武用荀彧郭嘉之
策遂擒呂布於下邳破袁紹於官渡斯皆用武詢謀

之效也恭維陛下神武默運禦戎卻敵（改作統禦有方）天人助順一舉而亟清江淮再舉而可復疆土而乃謙沖退遜參古酌今以善後計下詢舊弼臣顧念宿遇披露肝膽竭其愚忠精思熟講祈補萬分之一輒效愚論藉萬全以爲元老決戰以爲將軍相與問答以爲陛下獻惟陛下優容而過聽之其辭曰決戰將軍問於萬全元老曰今天子之駐蹕三吳也蓋得兵家之三勢焉昌謂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國勢憑三勢而命將殺敵無往而不濟於時逆劉干紀金敵濟師嵩我長淮窺我江表明天子上承悔禍之天意下慰厭亂之民心以赫厥怒旗建泰一親總六師將士奮勇人倍其氣雷動焱發山搖谷蕩得氣勢也長江天險巨艦鶻飛一卒當江萬夫莫渡得地勢也辨其曲直知其逆順察其飢飽以壯擊老以生擊死以飽擊飢得國勢也以此三勢按甲江上時遣輕銳所向必克醜虜（改作北兵）就擒者不啻千百簽軍投降者動以萬計勢窮力盡知曲之不可以敵直也知逆之不可以敵順也知飢之不可以敵飽也潛師夜遁纂幕烏集當此之時我乘勢越淮而襲擣其巢穴如破竹建瓴之易而廼躊躇淮甸疑慮未進蒙竊惑焉萬全

元老曰嗟乎以若所謂善也吾之所樂聞也方且圖之再焉將軍之所謂知其一未睹其精者也僕請爲將軍畧舉其凡而將軍必能索其至焉將軍曰唯唯惟願聞一二以發愚蒙萬全元老曰禦戎改作金之要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守而備之不貴追也故魯莊公追戎於濟西僖公追齊師至於酈聖人之於春秋皆書以危之且虜改作金之奔北尾擊過淮也可謂宜遠去諸葛孔明曰未得戰地雖見大利不前奪之未測彼情雖謂贏弱不進攻之賊改作金無故退軍勿進攻之設若我師犯此而前追於淮北生靈塗炭人人懷歸如流離赤子之思念父母其求救也如大旱之望雲霓柰何餽餉千里士有飢色若其畧地就糧則失遺民之望若其飛芻輓粟則艱漕運之計本圖卻敵以安羣情無或動羣情以資敵故未可急追以僥倖一時之功要當愛惜寸陰以圖善後之計事稍前定舉而措之萬全之地蓋未晚也將軍曰曷爲善後之計又曷爲前定耶元老曰審攻戰之利得守備之宜盡措置之方明撫綏之畧然後可圖也曷爲撫綏曰夫金敵所驅而戰者兩河之民十之七九州之虜改作卒十之二狄此字改作本國之人十之一焉爾主兵少怨讐

居多彼何所利吾能取彼怨讐而撫之則爲我利矣
投降之簽軍就係之酋長改作北人既貸之以錫其類宜
優卹以勸其來者或給佃淮南之田以養無祿之人
或添差缺員以祿有官之士其有智慮者與有材勇
者寘諸軍中各隨其宜而無失所之嗟怨庶使兩河
九州之眾聞風懷惠攜持而來歸一旦驅而之戰以
夷狄二字改作敵攻夷狄二字改作敵利莫大焉不惟此耳關
中諸叛如師古輩以不快於王似而去之孔彥舟以讐
嫌權邦彥而去之初非本心儻能遣使間道以往諭
上德意而後以恩私結之俾其自效彼將銜恩感義

幡然改圖領所部而獻虜俘於行在矣李成徐文輩
於是乎知僞齊之不可以庇身也氣喪膽落朝不謀
夕亦將悔過效順請命之不暇不然其徒亦將斬首
而來獻矣所謂明撫綏之術其概如此昔謂措置曰
恢復之計不患逆劉之難除患金狄改作敵之未衰不
患金敵之未衰患吾措置有失緩急緩其所急則圖
成長久之功急其所緩則效見目前之利失之毫釐
差之千里可不愼乎夫立國者莫大於形勢得形勢
者制人失形勢者制於人昔李希烈欲破壽春以趨
江都張建封圍霍邱以精兵游擊而希烈爲之遁長

江得形勢卒保江淮荷堅東畧至泛長江謝幼度以八千之兵阻淝水而破苻融數十萬之衆棄甲宵遁於是徑造渦潁經畧舊都周世宗用王朴之策下江淮屯兵渦口以克壽春卒取淮南十有四州以爲界豈非得形勢今日之計莫如屯據淮甸置帥壽春而眞揚廬濠於文武臣中擇才能守之以籬落江表夫荆南古荆州也北窺中原東瞰江表三國必爭之地吳不得吳蜀不得蜀魏不得魏爲今日計當軍其要害以爲吳越之屏以爲巴蜀之防夫三秦四塞之國巴蜀轉漕給軍之地昔秦恃崤函褒隴之險以囊括四海漢高祖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以有天下今也巴蜀僅存而三秦已失爲今日計當固蜀復秦以爲後來之圖是宜申命都督下令荆襄戒嚴警備常若寇（改作敵）至飛檄川陝蓄銳控弦觀釁而動以爲掎角制勝之勢使彼欲南攻則右有西師之可虞彼欲西寇（改作下）則左有王都之可慮此皆在所急而不可緩者也所謂盡措置之方其概如此昜爲守備兵法曰有餘則攻不足則守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此善守也楚爲陣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此善備也昔以

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鄙人次郊而不戒莫敖小羅而無次皆守備之不謹也爲今之計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也無恃敵之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可也修明攻守拔用才能推誠以與使樂於用命悅以役人使久而無倦召募樂鬬之士守險淮濟激厲士豪之雄益寨泗水遣閒牒以察其情狀廣耳目以伺其奸詐經理殘破之邑勞來歸業之民恩信號令以結人之心信賞必罰以盡人之力理財以給犒士營田以助兵食補苴罅漏以爲他圖所謂守備之宜其概如此曷謂攻戰曰兩軍爭雄伐謀爲上其次

知彼知已可以取勝要在料度人事較量衆寡審方圓勝負之勢識勞佚淺深之謀見可而進知難而止因利乘便合變應權而爲之以此攻戰何往不濟所謂攻戰之利其概如此雖然於斯三者又有先後之序焉先明撫綏之畧然後可以語措置之方得措置之方然後可以語守備之宜得守備之宜然後可以語攻戰之計於是乎乘天時擇地利因人和振旅電擊諸路響應躡轢淮沂蹂蹈濟鄆憑軾而復僞齊之城橫趙魏歷雁門大行而傅檄乎燕雲之外於以奉迎二聖定亂中原於鑠中興可不務乎中庸曰事前

定則不困而又何急焉將軍曰蒙昔聞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當決又聞戰以氣勝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用其朝氣擊其惰歸此不可失之時也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猛虎之猶豫不如螽躉之致螫願元老圖之元老曰不然鷙鳥之將擊必匿其形猛獸之將搏必伏其身兵危道也能而示之不能勇而示之怯卑以驕我佚以勞我彼殆將以誘我也昔楚武王侵隨行成而歸鬬伯比請羸師以張之隨侯將追楚師季梁止之曰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今之敵人潛師而北必盤礴徘徊於宿亳徐淮之間必請營糧濟師待時而再南來聲東擊西攻吾不備出吾不意而出沒於荆襄之閒睥睨楚澤乘桴而下合洞庭之賊相與爲水攻之謀益以步人水陸俱下使吾守株於前而長江之險已奪其後則將柰何與其急於目前之追奔不若修政以爲善後之計曰曷爲修政事曰若所論四者是也雖然修此四者又有本焉書曰民爲邦本易曰上以厚下安宅能固本而厚下者當知今日地之廣狹而有以擴其不忍之心察恤民之彫瘵而有以固其愛戴之心軍需之費力

役之征有不得已而出於民者詔令丁甯當惜民力使官吏並無緣爲奸田廬有樂輸不厭之勤內之遠邇衆庶三軍上下相與一心外之兩河遺民九州舊俗相與幷力所助多矣使天下皆曰今天下有道如是金人之多行不義僞齊之去順效逆虐用其民棄民久矣棄民則失助矧前日之舉起意於逆劉金敵爲之助得利則歸功金人失利則爲劉賈怨淮甸之役既不得逞所喪又多自茲僞齊取疑於金敵矣主客相疑上下失助以舉事則於戰何有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誠能孳孳於四者蚤正素定然後奮威諸路連衡以進決有成功若徒知目前追擊之利未知善後之大計也言未卒將軍愀然改容低首自失逡巡避席再拜稽首曰蹔哉非固陋之所能及不圖今日發醢鷄之覆廓然識萬全之策也將軍既退元老三復沉思視倏忽而無見聽惝怳而無聞若戴雲氣乘虛無浮游乎寥廓如見箕子告之以爲武王陳洪範曰汝則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子孫其逢吉汝之所

論雖得於千慮而單聞淺智昧於事機未可以爲確
論請獻諸天子參諸羣策質諸廟謀而斷自神算庶
幾其可也元老於是如夢覺醉醒仰天而歎曰亶哉
其然乎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僕不得而容
其喙矣

李參政邴對伏以逆臣劉豫敢肆奸謀外引敵師稱
兵犯順人神共憤天地不容陛下神武惟揚聖心獨
得親率銳旅前駐大江股肱協謀將士賈勇曾未浹
旬累奏捷音虜改作敵勢既窮潛師宵遁天聲大振國
勢遂強中興之功屬在今日猶復曲垂清問俯逮舊
臣蓋將總眾智以爲謀庶幾無片善之不錄臣荼惟
聖訓條畫如左戰陣之利有五一曰出輕兵二曰務
遠畧三曰儲將帥四曰責成功五曰重賞格何謂出
輕兵關陜爲進取之地淮南爲保固之地由關陜可
以窺河東由河東可以窺河朔河朔平則京東不取
而自歸故曰關陜爲進取之地有淮南外可以捍京
東內可以保浙江故曰淮南爲保固之地關陜雖利
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以一
方而拒我淮南雖利於保固然不用命於關陜則彼
得併兵而南下二者固相爲表裏者也前日遣大臣

經理關陝誠是然未嘗用兵於京東以分其勢故彼得盡銳以挫於我今淮南之兵既捷矣而關陝之圖尤不可緩也或曰曷不經由宿泗以取京東耶曰由宿泗必用重兵命大將今統重兵者數人皆國所恃以爲根本若輕而置之賊改作僞境萬一有失利將不可復用然則遂置而不問耶曰非然也今偏將中如牛皐王進楊珪史康民皆習京東風土熟其人情知其山川險易臣謂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由徐淮揚或出由宿泗彼士之民固吾赤子也懷累聖德澤涵養之久厭僞朝殘虐不道之政必有應者然後因其豪傑俾其自守因利乘便進取東京可也勢有未可退保江淮可也則我得以擾敵彼將奔命之不暇而自困矣是謂我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何憚而不爲乎何謂務遠畧用兵東京以牽制陝西用兵陝西以牽制京東固然矣陝西失地之後其何以復之曰因其勢而已光武以二千人敗尋邑百萬於昆陽虎豹皆股慄而卻走勢之盛也苻堅以百萬衆於淝水聞風聲鶴唳以爲晉師之至勢之衰也前日金賊改作人強盛天下莫與敵而我顯然怒彼以與之角彼不得不盡銳於我今虜改作彼驕甚憮然有

輕敵之心是我潛形匿勢示弱用奇之時也願詔關陝諸將毋張虛勢毋競小利蓄養士氣乘閒阻險但務其小勝不必大勝也則馴小可以致大勝矣要之毋顯與之角而已然則朝廷前日遣大臣如何曰固嘗遣之也選任陟降之權生殺賞罰之柄此大臣之職非將帥所得預今雖有二宣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關陝土地沃衍士馬强壯形勢利便號爲金城百二他日復五路國家自當循秦漢之舊建都長安今日遣大臣非獨牽制京東亦所以爲後日經畫也方今大臣如呂頤浩氣節高亮忠力慨然李綱識度宏遠威名素著必自簡於宸衷願陛下於二人者擇其一起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因臣論兵而及大臣非所當然陛下詔臣以君臣無閒則臣有所懷其可不盡陳於陛下哉何謂儲將帥今日淮南摧鋒陷陣之士亦前日所用之軍也何勇怯異耶蓋由陛下以身率之耳以此知强弱無定勢勇怯無常形惟人所爲而已今諸大將部下豈無智謀忠勇之士以馭眾統師者乎蓋用之未盡其才故未有以見於世也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爲大將又今有吳玠岳飛者出矣但多得此數十輩參錯內

外更出迭入何患兵勢不強哉臣願詔大將於所部
舉智謀忠勇可以馭眾統師者各兩三名朝廷籍記
遇有事宜授以廟畧使專當一隊毋煩隸於大將矣
則諸人競奮才智出成勳名為岳飛吳玠之儔也何
為責成功常人之情莫不欲成功之在我勢有所壓
則憤然不滿大將爵位已崇勳名已著難相統一今
用兵可授以成算使自為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
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也昔晉遣祖逖過江經畧中原
敗石勒復河南功垂成矣而晉遣戴淵擁節據其上
流淵雖有才望而逖實不厭也因發憤而死前功盡
棄臣嘗歎息於此可為萬世深戒何謂重賞格曰今
卻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臣願因此詔有司預定
賞格以頒天下若小者固不論也謂如得一邑一城
一路十人長百人長千人長萬人長之類及近上首
領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人人知我有
是功有是賞則勸於用命矣昔漢高滅項籍最後楊
喜等四人各得籍地以封夫滅項者良平之謀信布
之力也豈四人能知哉適會其敗亡而殺之耳高祖
封之如此其厚蓋示天下以不私所以勸後之用命
者也況此出勇力以成功名者耶然則設王爵以待

有功者不亦重乎曰果有是功何爲不可唐郭汾陽
李臨淮是也粘罕改作尼堪强盛孰與祿山之亂二聖播
遷孰與川蜀之狩駐蹕江左孰與靈武之立是今日
事勢尤艱於唐也第未有復中原之功若果有之何
愛於王爵哉守備之宜有五一曰固根本二曰習舟
師三曰防他道四曰講遺策五曰列屯戍何謂固根
本建康古所建國山川盤絡漕運便利陛下欲圖中
原必駐蹕於建康此不易之論也則江浙信爲根本
矣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是
何也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興

十萬之眾深入敵境未能夷一城蹴一將而我已蹙
然坐困矣民賦固有常國用固有經未知國家何以
給之此必窮民之力而後可也瘡痍之後果能任此
乎故曰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者此也然則遂不進
取乎曰臣前所謂遺偏將更出徐泗以擾之是也否
則尚有說焉晉之遺祖逖也給兵千人廩布三千匹
不給鎧杖使自招募屯於淮陰始鑄兵器得二千人
而後行其後既斬張平元帝嘉其功運糧以給而道
遠不至是兵器與資糧皆不取於晉也卒能勝强敵
自河以南皆爲晉有乃知古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

外必因糧於敵捨是則無以爲計也誠能慨然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爲進取而不爲虛內以事外則夷狄改作北兵不足勝中原不足復苟未有斯人也則前者輕兵之說爲不可廢是謂進取保固兩得而不貽後患者也何謂習舟師臣伏見朝廷延下福建造海船七百隻守臣經畫來上必如期而辦今既以長江爲險則教習舟師乃今日之最急務臣聞某州某縣各置水軍五百名以橫海爲名而未見其他措置也漢有伏波下瀨樓船將軍之號皆水軍之名也臣乞倣古之制創建此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流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昔曹操望見孫權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息而去則舟師之盛望之足以威敵矣況其實可用耶又聞之海民船舶不動數月則生水蟲能蠹爛船底則無事之時又當爲教閱之法每若干月日一教而寓勸懲之法既以習戰鬬亦以利舟船也何謂防他道已酉之冬虜改作金人自金陵渡江實緣吾本爲避賊之計上下莫肯固守彼得以堂堂而來及其還也韓世忠以舟師遏於江上相持累旬幾獲其酋改作大帥彼虜掠雖多亦不得謂

無所失也去冬淮甸既不得肆諸將輕兵迭出捷奏載道情見力屈潛師而遁則虜北改作人自用兵以來未有如今日挫衄者臣度下添北人二字他年入寇刪此二字懲創今日之失未必不由舊轍必先以一軍來淮甸爲築室返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以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爲多方以誤我一處不支則彼得志矣淮南之師雖陽爲築室返耕然沮洳之地其勢不能久淹將來固不足慮而此一途可爲深虞者臣願預講左支右梧之策使不出吾素料彼雖出奇吾預知之固不能奇矣何謂講遺策兵之形無窮故巧亦無窮守備之具竊意有未經講畫者昔賀若弼之攻陳也積荻於岸與舟同色陳人習見不以爲疑其後萃舟以來而陳人不覺也此彼攻之詭計而我不知也魏之伐吳也吳人以車張席爲疑城自石頭至江一夕而就魏人望之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斂兵而退此我守之詭計不可不知也古法雖不用於今緣此類推之必有可預備者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皆預爲措置甯設而不用事至而無備則無及矣何謂列屯戍曰長江之險綿亘數千里守備者非一譬若一身必有

要害之處咽喉心腹是也今沿江州郡孰爲心孰爲
腹孰爲咽喉荷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矣臣
願差次其緊慢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
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宜則以大將兼
統之既久則習熟土風人情相諳緩急可用與旋發
之師不俟矣如福建本因范汝爲作過屯申世景福
州今福人安之惟恐其去頻年福建盜賊不作未必
不緣世景彈壓之故也雖沿江與福建事體不同然
人情豈相遠哉措畫之方有五一曰親大閱二曰補
禁衛三曰訂使事四曰講軍制五曰降敕榜何謂親

大閱竊以陛下親統六師遂卻大敵此蓋用高祖馬
上治之光武身定大業之說其效既如此自今尤宜
練習武事自古帝王皆有講武在禮則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在詩則車攻吉日在春秋則大閱蒐於紅是
也當承平時且不敢忘武備今日用武之際豈可曠
而不舉乎臣聞諸將練兵異於曩時其挽强蹶張擊
刺之技習熟既精累經出入能趨走耐勞苦陛下誠
因秋冬之交具軍容闢廣場會諸將明三令五申之
制觀坐作進退之節取其才藝絕特者或賚以金帛
或加以官爵以激勵之則將士感悅競勸其勇氣自

倍於平時矣何謂補禁衛李德裕有言曰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北軍者今之禁衛是也內以嚴衛九重外以鎮服天下其勢莫重焉建炎以來此輩更番上下往復千里頓踣道路遺棄老弱小人不知忠義大節或有愁歎形於言色明州泛海之役亦稍喧悖當時聚其儕類出於諸州指使其實疏遠之也自茲禁衛愈單寡乃籍五軍以為重臣常寒心譬如蛟龍不假風雲波濤之勢而自託於山林失其所以為神矣古者天子自將兵韓信謂高祖能將十萬韓愈曰北軍千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是也今陛下自將之兵幾何人哉若曰昔日慵惰不為用喧悖不循理是可廢也嗚呼是不幾於因噎而廢食者歟甚不可也臣願陛下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補禁衛之缺增訓練之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天子益尊嚴國勢益安強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豈有尾大不掉之患哉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三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三校勘記

不貴追也 貴一作遠 可謂宜遠去 宜字衍 不前趨之 趨誤作奪

主兵甚少 脫甚字 如巨師古輩 脫巨字 以藩籬江表 藩籬誤作籬落 汝則有大疑 脫有字 內可以保江浙 江浙誤作浙江

然不用師於關陝 師誤作命 萬一有失利有字 則我可不知也 脫不可二字 固當遣之也 當誤作嘗 其後既輕兵得以擾敵 脫輕兵二字 斬張方平 誤作張平 窺江右以出吾右 江右誤作江池 而我不屯申世景於福州 脫於字 有事宜則以大將兼統之 宜字衍

炎興下帙七十四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何謂講軍制今天下因循舊弊可革者眾矣至最甚而切於時事者軍制是也今諸州郡隸將兵用虎符調發者樞密院之兵也不隸於將兵者州郡之兵也二者不爲虛設獨所謂廟軍者臣不知其所謂也夫習擊刺工騎射履行陣固兵矣擎肩輿供伎巧服厮役又兵乎今自一州守而下至宮觀里居之士皆破兵爲白直充占私役詭名重疊其弊百出皆原於廟

軍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不下數百人衣糧借請之費一路一歲不知幾千萬齊民之困國用之乏此其一也臣不知廂軍自何時有之蓋自井田之制壞至隋而爲府兵至唐而爲衛兵至開元而爲彍騎至五代而爲方鎮之兵也隋唐軍制至五代而弊極而廂軍者又特甚者也曰然則固軍制至今而弊極而廂軍司所領固不可廢惟州郡在可廢歟曰今侍衛步軍司兵將官自以禁軍給事外其所議仍先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以禁軍給事外其餘合破廂軍何以代之五季之前不見其名豈今日所謂傔從者耶儻計一廂軍一歲衣糧所廢幾何以其合破之數給三分之一以畀之使自僦人爲之從官以役凡州郡倉場庫務三司之屬悉僱人以充分郡大小以制其數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然後取其所殺歲額衣糧之數盡募禁軍專習武事則名實相當而禁兵愈增國家不至用民賦以養無用之人矣曰然則安得遽廢之乎曰取其少壯願充禁軍者改刺而老弱願爲民者聽從便其餘姑仍舊俟之數歲亦無幾何人矣第勿招而已如此則人情順從公私兩濟庶乎其可行也何謂訂使事金賊改作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爲言且戰且和卒用此術困契

丹及中國其貪惏狡譎如豺狼然（刪此八字改作勢）必至於吞噬（改作吞併）而後已此豈可以口舌得其要領也哉和好決不可恃特費我金繒款我師旅而已然以二聖在彼有不可遂已者以爲禮所當然而行之可也謂其可以和好非也朝廷姑以餘力行之耳前日遣執政侍從相繼使未復命兵涉境矣此可爲戒然既以餘力行之亦不可無所考據自靖康來國書往返多矣至渡江盡失之自建炎來國書或出於執政或出於翰林學士其副本皆未嘗付有司其詞意之輕重信幣之多寡使人之官品與夫往來之語錄皆不可

考每欲遣使朝廷旋爲措畫紛紛旬月妨費機務豈所謂以餘力行之者哉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專掌其事或左或右司領之悉裒前後行遣之見存者稍加類次使有條章其有未盡未便得以參訂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可也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專意治兵矣何謂降敕榜古語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劉豫父子僭叛理必滅亡然猶外假兵威倔彊歲月昔漢高祖數項羽十罪唐高祖亦暴王世充之惡僞齊固不足比數然兵家有所謂伐謀伐交者臣謂宜降敕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

北士民使知天地之大不容僭逆與夷狄共事者（删此六字）必速滅亡吾民曉然知豫之不足恃也則回心易慮者多矣或恐赦榜太重有傷國體則止命大將爲檄書朝廷定本頒下而用之亦何傷哉綏懷之畧有五一曰宣德意二曰先賑卹三曰通關津四曰選才能五曰務寬貸何謂宣德意劉豫竭中國之力以奉夷狄（改作金人）暴征苛斂斯民怨恨痛入骨髓特過於金人之勢强服之耳登萊沂密克山林深阻豪右大姓自金人入寇（改作內攻）以來各聚徒黨結爲山寨以自保固今雖累年僞齊暴虐如此勢必有未下者願召募有膂力熟於山川道路與其豪右大姓舊曾相識之人與之符信密往招誘諭以德意儻以一城一邑一寨自歸率以等第優加爵秩其有顯然立功者不次旌異待以高爵使吾民備知今日朝廷招徠之意未嘗一日而忘山東也雖未有見效他日行師入境響應者眾矣然應募之人虛實難辨今遣數十人不過捐十數校尉承信之名耳俟其還報委有效驗別與任使大抵軍事尚謀賀若弼平陳七策當時以爲神奇自今觀之僅若兒戲然卒用此以取陳今既與敵人爭勝負苟有可爲而無甚費者皆不可已也何謂

先賑卹渡江以來中原士民流寓者數年之後各已著業不須復爲經理第今日以後恐須措置前降指揮淮南避寇改作敵士民有官者使權攝無官者給糧盡一月止此深得撫循之道願倣此意別爲規制應自江北士民來歸者有官人保驗無僞冒或量給口糧或許以權攝或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難以自存者令沿江州郡擗截寺舍官屋與之居止亦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爲乃止昔東晉遺黎南渡元帝僑置兗州寄居京口明帝又置濮陽濟陰高平太山等郡後改爲南兗州或還江南或居盱眙或居山

陽今雖不能如古僑置郡邑以處流人但使沿江州郡安集賑卹示朝廷懷撫之意亦古之遺制何謂通關津中原士民自遠而來道塗險澀盜賊剽奪飢寒奔逼艱苦萬狀能自達者無幾理當優卹願敕淮南州郡約束沿江地分人遇有來歸士民即時報所屬給以行由遇到江口官司驗行由先次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不得邀阻其有因而乞覓錢物比常法外稍加重斷官員失覺察停止仍於境上出榜分明曉示庶使江北士民易於歸附無不達之虞何謂選才能前後來歸官吏眾矣朝廷嘉其忠順或齎金

帛或與差遣或進官秩既以示朝廷德意之厚然未
聞有所任使也古者多用敵國之人以成功袁紹謀
臣許攸來奔曹操操跣而迎之曰子卿來吾事濟矣
卒用其策以滅紹李憩得李祐不殺卒用其力擒吳
元濟夫敵國之人尚待以不疑賴以成功況吾人耶
臣謂官吏來歸者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願隨宜任使
勿但縻以爵而已又安知無許攸李祐之人耶如此
非獨廣招懷之路亦收其功用之實矣何謂務寬貸
陛下每有詔令必念江北赤子陷於夷狄（改作）僞齊不能
自拔哀矜惻怛若苦疾之在已此帝王之盛德也然

臣下未必能廣陛下德意而宣布之疆場之上不務
招徠專務殺戮是陛下憂勤於上而德意未昭於下
也昔晉羊祜與吳對壘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
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有掠吳二兒爲俘者還送其
家後二兒父率屬來降吳人皆稱爲羊公而不名也
後卒以滅吳然則欲取人之國者必先有以得其民
之心豈專事殺戮哉敵國且如此況吾人乎臣願敕
沿淮守臣令具知此意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
在勦戮其有良善老弱之人一皆寬貸俾洗然有更
生之望則來歸者眾矣臣既爲陛下條畫戰陳之利

守備之宜措畫之方綏懷之畧矣然臣區區復有獻焉曰增修德政而已孰爲德政曰事天感民任臣擇才者是也蓋德政修則前此之所陳皆可以力致德政不修雖有戰陳之利守備之宜措畫之方綏懷之畧猶未能有濟也臣聞上天之於人君猶慈父之於愛子子職修則慈父之心喜君道得則上天之應順閨門整肅上下雍睦而家道興焉父子之情得也兵革衰息內外樂康而國祚興焉天人之氣應也子職未盡必嚴顏以勵之諄誨以諭之非他也親愛之而已君道未盡必垂象以示之災祥以警之非他也亦親愛之不能無危殆之君天人之際甚可畏也人君苟能修胸中之誠以事天其應如響古之所謂反風起禾僵星退舍者豈空言以誑世哉頃年日中有黑子又白氣貫日不旋踵而有肘腋竊發之事其後滕康上疏謂當時無人爲陛下道此者大合聖意謂有諫臣之風亟擢康爲執政臣於時政記中具書其事此非陛下至誠畏天樂聞盡言以裨已闕而能之乎臣伏見今年正月朔日有食之雖非正陽之月然比餘月爲變亦大正月朔日古謂三朝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也西漢嘗有此異鮑宣曰小民正月朔尚懼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其後漢以衰亂此豈可不大畏乎術家謂日食各有分野五行志雖有此說然孔子書春秋日食三十六其應多在人君劉向備論之矣大抵日爲衆陽之宗人君之象天意專以戒人君今僭竊名位與夫夷狄犬羊之君（刪此八字）豈足以應天變天意決以警陛下臣願陛下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兢兢焉勉勉焉發一言施一事凜然若上天之燭照其上也至於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皆前世已行之事固不可廢苟無誠信以將之亦虛文耳傳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而況於動天乎人子能改過慈父必喜人君能修德天意必順此不易之理必至之符也陛下德與天合則災變息福祥臻年穀豐登氛祲消滅何戎狄（改作僭僞）之不可攘（改作削）中興之不可冀乎臣伏讀親征詔曰不敢復蹈前轍以貽江浙赤子屠戮之禍臣惻然歎曰此陛下之誠心也前日避狄（改作敵）誠不能已然吳越之民受禍極矣今陛下神武赫怒親臨江徼號令諸將以卻醜虜（改作北兵）非獨吳越之民得保其室家安其生聚雖遐荒僻陋之地莫不帖然安堵若無事時感民之大孰過於此然願陛下推廣此意

因策勳之際引前日之咎告謝天地宗廟且諭之於
民曰使吾赤子室廬樊蕩老弱殲夷皆朕之過也他
日敵師至誓當躬率諸將併力捍禦期於保固使知
陛下誠意如此庶忘前日屠戮之過而有更生之望
矣臣又聞人君之待遇臣下固自有道非獨用慶賞
刑威而已或者乃以爵祿賞罰爲人主之大柄臣竊
陋之夫賞罰所以待中才之人非所以待豪傑之士
與有道之君子也蓋希賞而赴功與畏罪而不爲非
者中才之人耳若夫豪傑之士與有道之君子合於
義則進不合於義則退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爵祿不

可得而榮也刑罰不可得而威也人君欲大有爲於
世而不得豪傑之士與有道之君子亦不能大有功
於世也自古興王之世必有佐命之臣心德同而無
間精神會而不疑若子房之於高祖鄧禹之於光武
孔明之於先主房喬之於太宗豈待爵祿誘其前刑
罰驅其後然後爲之畢力也哉亦誠意相與而已故
可與之死可與之生可與之存可與之亡生爲宗臣
沒爲配廟苟無誠意以相與而徒用區區爵祿刑罰
以爲輕重則子房孔明之徒尚安得而用之故臣願
陛下待遇大臣先誠意而後名分先道德而後爵祿

君臣相與懽然都俞吁咈相得於言意之表功何大而不成事何難而不濟危疑何自來讒慝何由作君臣俱享安榮則功烈高乎當年聲名流於無窮矣臣又聞人才不同所用亦異世平則用理法之士時難則用超卓之才伏見比年用人求之太精責之太備纖痕微累必遭指摘暴愆宿負不見洗滌至有因用而反見斥被召而不願行者此何理也古者斬祺射鉤之人猶且不廢況其餘者哉漢武帝英雄之主也詔曰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要爲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魏武帝建業

之君也令曰有行之士未必有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信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弱齊强燕士有偏短庸可廢乎由漢魏二主觀之則人君欲超卓之才以濟大功非潤畧細謹不可也暴在仁祖時元昊背叛西鄙用兵范仲淹在政府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仲淹亦躬爲詭特之操以振起之今視仁宗時爲何如而必欲求纖微於人也傳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士顧其身之不能卹何暇語功名之會哉臣暴侍帷幄屢聞聖訓丁

甯及此嘗仰聖度寬容眞英偉之主也而臣下不能
將明聖意迄今猶然臣願如漢魏下詔於羣臣使羣
臣曉然知聖主所以用人之意不在於求全而在於
赴功也安知不有奇謀異能之士自拔於流俗而出
爲世用者哉天意順於上民心悅於下有道德之君
子以謀國體有超卓之奇才以赴事功則人君端拱
無爲天下治矣臣前所謂德政修則所欲無不得德
政不修雖有致治之術猶未能有濟者蓋謂此也臣
智識蒙陋才力綿薄頃嘗異知擢在政府勳績不效
退領祠宮方陛下焦勞暴露前臨大敵而臣安處家

庭坐靡廩稍不能先士卒肓矢石效一日之命臣獨
何心每竊愧歎今承明詔下逮敢不竭盡悃悾之忠
惟陛下矜其愚而擇其當焉臣不勝幸甚干肓旒扆
無任皇懼隕越之至謹具錄奏聞謹奏
張參政守奏對曰伏奉詔書以卻敵之功圖善後之
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可
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遵成湯之
好問不閉邊鄙務聞至言窺之德意所存則中興之
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病廢久衰受恩至深論
報無所敢不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庭不敢枝辭蔓

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覽姑謂論利害之實願留
神裁擇議者謂虜（改作金）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
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儻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
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人民而
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爲莫急於
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矣措置失宜則
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利則不能
綏懷去冬虜（改作金）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
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
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事之戾也臣請言措

置之大畧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
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
軍駐於淮東一軍駐於淮西一軍駐鄂岳或荆南擇
要害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陜血脈相通號令
相聞有脣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卧
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
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
又爲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
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
每將不過五千人基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

合使令悉由於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爲也
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
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祖
宗以來每歲正供六百餘萬悉出於東南轉輸未嘗
以爲病也今宜以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
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
臣輸將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
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諸軍官司私自占留私
自賣販州縣制造尋又奪之故每以乏船爲患而漕
運不能辦也宜下諸軍根刷見在之船悉歸漕司仍

令諸路各造一二百艘各專充轉餉如有官司或諸
軍拘留則漕司諸州縣聞諸朝廷而痛懲之諸錢糧
既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各將申嚴紀律
不得秋毫侵擾於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爲諸
將殿最歲遣官覈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
田野自闢生齒自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漸矣如是
措置更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都督使諸路之
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
備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僞齊可以拆箠而
笞强敵可以固保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綏懷之畧

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
冒貢一二狄改作人之輕中改作我國尚改作久矣去秋
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擾江浙如曩歲之意也今
既挫辱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計須悉
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於攻戰之策也如
前所陳措置大畧臣熟計之猶爲未也究其本原則
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昔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
慎德四夷咸賓惟德修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美宣
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也皆
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刪昔召至此六十三字簡約

易行悠久見改作自效則未有一端之爲要也刪則未至此九字
字蓋所謂慎德改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於家勤
於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
戒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忘去何患
四夷改作達人之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
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切信任
而不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
分而俾盡效其力信賞以勸有功不以所喜而予之
必罰以治有罪不以所惡而奪之抑權倖裁冗濫謹
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以正

四方何患夷狄改作中外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

顏黃門岐奏對曰臣岐二月二日巳時急遞到福清縣正月十五日賜敕一道臣謹拜跪而受臣仰荷聖德不忘下問臣不勝愧懼之至臣竊觀聖語有虜改作敵勢既屈又爲善後之計可謂委曲預備矣如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臣今竭愚條具在前件四事者臣謹按攻戰之利在擇賢將守備之宜在明賞罰措置得其方則在號令不妄動綏懷得其畧則在軍民各安業也聖問曰攻戰之利臣謂在擇賢將者去年九月敵之遽來未知其賊改作所來者厚薄皇帝陛下親總六師按甲江上可謂決於聖斷矣或將或帥皆奉命前往旋以捷音每日而至虜改作敵騎遁去臣望陛下而今後益擇賢將使之分兵而任責如此則盡善矣聖問曰守備之宜臣謂在明賞罰者沿邊臣僚見今盜賊既退知疆界頗靜我之戰士有才有勇皆無所施雖欲遷徙無自而得將官帥臣亦安閑自樂臣謂自今朝綱更宜賞罰激勸其心俾肯服職則守備諸事皆不足慮也聖問曰措置之方臣謂在號令不妄動者眾軍之家口或遠或近皆

欲安逸若統其軍者措置不當則人皆怨嗟歎其不得所矣故措置正賴號令分明可賞可罰如小隊大旅昔日所被其禍甚多臣更願陛下明降指揮自將帥而下至隊伍長皆得措置之不妄興舉則軍眾之心皆忻快矣聖問曰綏懷之畧臣謂在軍民各安業者軍民之情一等則軍民皆欲安靜也其閒不幸身屬賊者改作敵中狄改作敵眾奔波則隨之不及既來歸我朝則雖當時臣僚議論不同臣願陛下將此曹一例收之或亦如舊分於諸寨使各安業如此則綏懷兩便也陛下自臨安親征至於平江又聞聖意欲至鎮江建康百姓求安營生相隨不舍臣願戒約所在州縣而不擾之使有生理此乃臣之所見也前件四事臣自謂可行雖愚甚如此臣肯聞聖覽有虛已擇善之語臣亦不揆輒明無隱望陛下更矜念之臣在昔曾觀宋庠所贊尊號錄其言曰損之又損天下歸仁臣意欲因今事爲陛下暫改之曰忍之又忍天下歸仁陛下不以臣愚戇率爾之言以助聖德萬分之一則實宗社無疆之慶也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四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四校勘記

今自一州守貳（貳誤作或左或而）或止令右司領之（誤作右司領之）

登萊沂密兗（兗應作開）勿但縻以爵秩而已（脫秩字）若

疾苦之在己（疾苦誤作苦疾）室廬焚蕩（焚誤作樊）民知陛下誠

意如此（民誤作使）有行之士必能進取（誤作未必有能進取）有有

道之君子（有道誤作道德）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脫以快宿憤四字）

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脫臣謂中原四字）州縣製造（製誤作制）

既來歸我聖朝（脫聖字）